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見素集奏議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録監生臣孫承基

見素集奏議卷四

明 林俊 撰

奏議八篇

西征稿

急除大逆以禦大亂疏

奏為急除大逆以禦大亂事臣惟人臣進言非盡死不足以為忠夫死豈人心所欲哉言而人主不聽又從而怒之

則不幸死耳言而人主聽之聽而又行之則宗社危而復安人心失而復得世道亂而復治朝廷之福何加焉故忠憤愛國之臣常試一身之禍以幹回朝廷之福昔元政不綱姦臣擅柄羣雄並起我太祖奮民間百戰而得天下至難也我太宗仁宗宣宗英宗憲宗孝宗世累憂勤以保天下至難也不幸孝宗上賔以至完天下付我陛下當時顧命之言審記之矣必不欲盡逐其舊人而獨任一内臣劉瑾也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資劉瑾不欲陛下為二帝三王

之聖又不欲天下享二帝三王之治陛下倚任劉瑾如伊尹如周公劉瑾不欲陛下為太甲為成王面欺腹誹而目侮無所不至陛下未察也干紀奪柄自古奸邪弑逆之賊如趙高如石顯如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如陳弘志劉克明如宗愛如蘇佐如王守澄田令孜楊復恭如劉季述如韓全誨有一大惡可危人主而破敗人國者劉瑾皆備之劉瑾古今惡魁也今近而京師遠而天下皆曰兩皇帝朱皇帝劉皇帝又曰坐皇帝立皇帝謂陛下居皇帝之位而

劉瑾實秉皇帝之權陛下朱姓朱皇帝劉瑾劉姓謂劉皇
帝也陛下時不視朝劉瑾西南向倨立鴻臚寺唱各官叩
頭而題奏下某部與某勑某酒飯皆其言語各官起身鴻
臚唱向東作揖故謂陛下坐皇帝劉瑾立皇帝也夫高卑
以陳貴賤位矣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作福臣無有
作福君作威臣無有作威偪則僭僭則亂臣弑其君子
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夫天至尊也帝雖為天
所立不得並稱天故曰天子帝至尊也天子為帝之副

雖帝所立不得並稱帝故曰帝子豈有給事之内臣得並稱皇帝哉朝著之間得受諸臣朝見之揖哉春秋無將將則必誅劉瑾固不特謂之將矣國家成法制於太祖遵守於太宗至精密也劉瑾盡取而紛更之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祖宗耶大臣擇於孝宗至當也劉瑾盡誣而擯斥之劉大夏最賢禍最大劉健謝遷馬文升韓文楊一清許進馬中錫又賢禍又大張敷華亦以憂死僅一林瀚俟命獨存是明不足我孝宗

故與孝宗抗也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父耶太皇太后皇太后時被離間使純懿之主母忍下家奴之色受其挾取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祖母母耶故事皇太子未舉舉未立親王一位不之國為根本慮至深遠也劉瑾讒間榮王徑遣之國致陛下於孤立中外人心無不為陛下私危者陛下未知也劉瑾又傲視榮王挾取其物無所畏忌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身與其叔耶藩王金枝玉

葉陛下同潢派者也劉瑾吹毛刮垢日恣索害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族耶劉瑾安受皇親夏儒之跪拜呼呵叱咤無異市兒重索其金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外家耶公侯駙馬伯非勲則親與都督等官皆朝廷之腹心爪牙同休戚者也劉瑾唾罵騙索任情中傷今日縄其弟兄明日縄其子姪又明日勒回詰勒閒住勒半俸又甚則不顧鐵劵之誓平江伯陳熊身發充軍手下人發梟首致陛下盡失勲

戚之心內閣九卿非賢則舊與科道等官皆朝廷之股
肱耳目致太平者也劉瑾誅求陵侮極力嫁禍今日杖
某死明日枷某死又明日發某為民充軍又甚則已死
之都御史錢鉞忍心種禍抄沒其家出差之都給事中
許天錫尋事嚇財逼令自殺致陛下盡失文臣之心二
十四監或歷事累朝或守禮識事陛下之侍御左右與
劉瑾同輩行者也劉瑾敗羣傷類廢置由心今日易鎮
守明日易掌印又明日易管事又甚則王岳之賜死蕭

敬鄧原麥秀扶安邱聚之閒廢罷黜致陛下盡失近臣之心指揮千百户或起艱難或由勲績劉瑾故阻其替襲難其比試今日調某衛明日降某官又明日充某軍致陛下盡失武臣之心也田將無而作有稅粮既免而重徵法令煩苛搖手犯禁官校連絡觸眼無分如龍舟競渡楚習俗也則張大其事竟籍其家服器過侈吴習俗也則張大其事又籍其家使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致陛下盡失天下軍民之心且一家之用為財易

足也劉瑾括盡天下之財富於內庫非欲為逆暗邀人心何聚財之多如是耶一家之居為屋易足也劉瑾盖盡關坊之屋多於內府非欲為逆也駐兵馬何聚屋之多如是耶一家之乘為馬易足也劉瑾畜盡西北之名馬非欲為逆給發騎兵何聚馬之多如是耶中外傳聞劉瑾議將京軍邊軍更番上操為張永所阻奏將京軍官校隨回祭掃為張永所阻信有之是劉瑾之叛逆不特京師知之天下知之至同類亦知之矣獨陛下未知

也臣聞京師盜賊之起曰由劉瑾之致兩直隷山東河南盜賊之起曰由劉瑾之致臣未詳也廣東廣西福建盜賊之起曰由劉瑾措差查盤剥削買竭之致臣則詳知之江西盜賊之起由劉瑾措差勘事剥削買竭之致湖廣盜賊之起由劉瑾兩差計處備荒索銀十數萬兩剥削買竭之致則臣親詢之今四川夔保藍五等盜賊之起由劉瑾之革撫民播州安寧夭苗等蠻賊之起由劉瑾之庇楊友及剥削買竭之致臣則親審之又聞雲

南貴州土夷縱横盜賊充斥亦由劉瑾多方誅求剥削
遣蝎之致而前日官軍亂遼東今日官軍亂寧夏賊殺
守臣僭立安化明以劉瑾專權自恣動揺中外所當共
誅為言是劉瑾即未自反逼天下人已盡反矣夫世道
治亂係綱紀係人才係風俗今紀綱大壞人才大壞風
俗又大壞猶敢矯誣謗毁謂亂起孝宗至頒之詔旨謂
欲振起綱維剗革姦弊曾不思孝宗之聖仁寛大堯舜
禹湯文武之君殷中宗周成王宋仁宗不能及也謂孝

宗手致之治不及劉瑾手輔之治何前之大治而今之大亂也臣子為君者諱孝宗誠不及猶當曲諱況誠聖治敢誣而毀之耶且劉瑾淫毒慘酷羅織害人如邊粮虧折鹽課拖欠自有官攢竈户今却追巡撫巡鹽枉道回家僭宿驛舍自有杖罪正律今却發為民枷號死罪罰贖之米不過五十石今公罪免科却罰一千石五百石是免科之杖反加贖死二十等一十等耶公罪罰及身死贓物追及子孫古有之耶濁官取受不能盡無然

一二十兩三五十兩至一百兩亦極矣劉瑾取受始即三五百兩繼即一二千兩繼即一二萬兩又甚至十餘萬兩少遠其意應手及禍以致鎮守司府等官盡平生而易節竭阿奉以逃刑貪者如餓虎廉者如乞兒至於取受之廣無貴賤貧富大小無不被其害劉瑾處事率多類此臣久處林下未能盡知陛下試許廷臣直言無隱自有數其惡者臣疎遠之言未足深信伏望陛下少霽顔色將臣奏面請兩宮面質皇親府部文武大臣各

監老成内臣各科道部屬郎署等臣各守衛團營官兵各坊市細民一不如臣所言臣甘欺罔重罪臣與劉瑾素不相識無讎怨劉瑾斥逐正人朝野為空獨臣一人幸免前年投無名奏内廷之時明對諸臣許臣忠義及今又有巡撫之起臣宜以知已為報顧若操戈而入室者臣受三朝厚恩誠不忍坐視天下將亂宗社將危而不之救昔崔洪薦郤詵詵奏洪王鳳薦王章章劾鳳安禄山薦顏杲卿杲卿討禄山臣敢以一德之私廢天下

公論忘宗社至計哉伏望陛下獨奮乾剛大義割愛公處劉瑾以謝天地謝祖宗謝天下重處臣以謝劉瑾則大逆以去大亂可平臣死有餘辜無任隕越俟罪之至緣係急除大逆以禦大亂事理謹具奏聞

慶幸討賊永綏福祚疏

奏為慶幸討賊永綏福祚事臣在得漢軍中聞賊臣劉瑾謀逆事覺陛下特正典刑以大洩天地祖宗臣民之憤為我明萬萬年至計臣驚喜慶幸祖宗在天之靈陛

下嗣大歷服之光其有是盛舉矣初賊瑾無故駕朋黨之說以戕賊大臣挫殺言官陵蔑同類擢剥羅織天下之人臣謂此奸臣弄權之故智然由古無是甚也比聞遣滎王之國修行宫致陛下外寢臣撫心出涕謂此賊必反無疑故事太子未舉舉未立立未長親王一位不之國宋仁宗髙宗未有子聽司馬光婁寅亮諸臣之言求宗室之賢養之宫中所以杜亂源為國家深計夫庶民忠奴猶慮主人之孤立況陛下為華夷民物之主賊

瑾容置之孤立耶即榮王已之國賊瑾當循司馬光晏寅亮故事輔陛下如仁宗如髙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别宫在國家謂之杜亂在時俗謂之益子俟皇太子誕生生而立立而長遣之歸國未晚也孝宗時陛下為皇太子已長尚未遣榮王之國今皇太子未生賊瑾容徑遣榮王之國耶其隂謀逆計謂必置人主孤立孤立則易圖噫聞亦寒心況賊瑾舉此等事耶自古君門九重所以嚴人君之衛非觀美也庶民之家髙

垣重戶夫婦夜同寢處以防寇偷我太祖夜起竊聽四外無人聲方就安寢著之祖訓非過慮也夫物貴者誨盗況天位至貴者耶人間腹心惟夫婦最為可恃帝王之家容庶民之家比耶陛下所恃腹心僅三宫豈容離深宫就外寢寄命他人措身於孤危之地者哉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淺便淺便則易圖噫聞亦寒心況賊瑾舉此等事耶臣驚憂勃鬱終夜不得睡起草一疏為急除大逆以禦大亂事既與御史陳茂烈私議無一人可

託齋進無一人可託寫本相對飲泣及起四川稍續所聞令教諭范府謄淨臣自分必死家分必滅無疑惟念川民久罹賊禍方釐宸憂擬俟平賊隨上此奏又不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官牌牙牌火藥軍器反形逆跡若是其狂悖也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為國家大幸然徐思之為危亦至矣固不得不自寒心預防而早辨也昔夙沙衞殿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出閹寺國為無人今賊瑾謀逆國勢如

千鈞垂一髮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內臣一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陛下信文武之臣之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有早發其奸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廹耶此春秋綱目之深意也臣僻遠不知永請討瑾之後曾請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别宫曾請陛下撤行宫回內宫倚三宫為腹心夜同寢處使禍患消弭福履蕃盛其未然是永尚未知杜亂之源也抑永固

未學宜未喻也文武之臣無一人言之無過耶臣聞近
文武大臣有缺與二三內臣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
之腹心專託一瑾故致亂今是而兼託諸人以杜亂耶
不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而致亂顧今是之兼託容保
無瑾者乎今是之兼託保無瑾繼是之兼託容保無瑾
者乎臣不敢遠引竊就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
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
隴望蜀窺竊富貴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

卿分職而百官統於冢宰九伐掌於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内臣應預周制之矣我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其末然宜皆有說弊之端其末可自我始也夫陰陽日月寒暑各有分職而同成歲功侵則災而不成歲人君體天其末可改也臣又聞吏部取楊一清當矣其他或失舉正賊瑾之黨當矣宥二黨魁猶失刑夫為户部莫如韓文許進為内閣莫如劉健林瀚謝遷王鏊春秋舉讎舉親方撥亂反正之始而不引忠亮端謹不可屈

之人徒取圓熟治未可望也黨魁弗正亂何時弭乎
累朝大臣不忍加罪累朝厚恩獨忍忘耶身任舊臣甘
心新主狡狠回遹賛逆賊以亂人國睨神器孰不可忍
耶春秋誅奸諛於既往生未宜失賊也誰為陛下晝數
策者非誠無識則有所私方是時猶言官不言文武大
臣不言輔臣不言噫可畏矣觀治者未可以息憂矣伏
望陛下法古憂畏慮遠而慎微時時以專任賊瑾之誤
為戒循用孝宗舊人脩復孝宗舊治正二黨魁與吞舟

而綱漏者則聖德日允聖政日清天位日固人心日安
祖宗造明之盛業永以昌茂臣雖死猶生之年謹録前
奏藁隨本上進非欲衒事後之贅詞亦欲天下後世知
忠憤之激雖久閒老病疎遠之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
之主所以信文武之臣者不得不專杜塞禍亂者不得
不早賊臣逆子尚知憚而易意矣無任慶幸愛助之至
緣係慶幸討賊永綏福祚事理謹具奏聞

回話疏

奏為乞恩認罪回話事正德六年二月十六日准都察
院行到咨該禮部咨該臣奏為急除大逆以禦大亂事
奉聖旨林俊先因四川地方有事起廢復用遷延日久
未見成功乃敢出位妄言沽名要譽況劉瑾罪惡已明
正典刑廢黜官員已陸續起用先朝舊政已漸次修復
蕭敬等已有處置劉大夏已有恩典了如何又掇拾奏
擾事多不實中間離間兩宫挾取親王財物又將錢鉞
發屍斬首等語尤無根據亦有非人臣所當言者又自

稱本藁久已寫成當劉瑾亂政之時未及進呈顯是懷奸畏罪本當究問但流賊尚未盡絶且著用心勦殺便從實回將話來該衙門知道欽此咨臣欽遵回話者雷霆震擊魂魄為飛天日照臨肝膓敢隱方備收於馬勃重觸諱於龍鱗咋指噬臍斯臣自取誅殛者也臣識闇且愚年衰近耄雖欲勉萬分之報而計事實踈夫禍患之來天所以開至聖也皇上智明庶物慮周萬機其於劉瑾事情固已張弛殆盡矣而臣久伏林下近又僻處

軍中無據風聞冒干宸聽斯無異夫曝背之老處井之鼃有識之所羣嗤而賤笑者也皇上量同天地未即加誅容臣自實回話臣委的不知事體出位妄言誤涉忌諱罪當萬死況臣經綿末疾久痼煙霞生長南方不閑鞍馬繆承兵寄師老費財伏望聖明藏垢納汙哀臣之志而畧其詞憫臣蠢愚而憐其衰朽赦臣罪死使骸骨得被恩私泉壤尚含悔愧臣無任怖懼感泣求憐之至緣係節奉欽依從實回話及乞恩認罪事理謹具奏聞

藍鄢等捷音疏

題為捷音事竊惟有苗弗率虞廷興伐罪之師蠻荊為讐周室整南征之旅成湯誓衆庶以致天罰武王興一怒以安天下此自古帝王之世未嘗無師旅之興蓋所以代天理物而為民立極也廼者四川大夥流賊藍廷瑞鄢本恕等本皆小醜輒逞元兇倡亂歲更二三烏合人餘十萬私造軍器而建五方旌旗偽授職官而鑄萬戶府印千紀僭號始啓釁於兩川攻城殺官遂流毒於

三省殺人難以數計劫財無有紀極軍民妻女為其奸據鄉市房屋為之焼燬所過屠戮厥罪貫盈致厪聖慮命官興師該總制尚書洪鍾會臣等仰體皇上欽卹好生之德神武不殺之心屢給榜文招撫有能自首及自相擒斬者免罪詎意各賊執迷不悟陽則節稱聽撫以計緩我師陰則益肆刼殺以戕害人命先該四川在於門枕城峽等處後該湖廣在於鎮坪茅壩地方勦殺大敗逃散不多但以首惡未擒遂致復聚為患攻焼營山

縣治殺死僉事王源陸續添虜又至萬餘總制咨臣整
兵征勦又咨陜西都御史藍章行副總兵閻綱等統兵
副使來球監軍候原委湖廣紀功御史何棐分守左叅
議方璘分投監督都指揮李玉樊煜所統夀九等衛并
永保等司漢土官兵一路西由漢中約同陜西一路東
由大寧直趨通巴俱會同四川守巡等官左叅政曹祥
僉事李䛗今陞按察使公勉仁右叅議錢朝鳳等督領
軍兵鄉勇人等屢次擒斬功級及先後調河南都指揮

徐節鮑威統領軍兵三千前來金州協力戰守令該監軍紀功御史何棐參議方璘呈該中哨領兵都指揮李玉報稱統督永順等漢土官兵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追至陜西石泉縣熨斗壩地方賊見官兵追急及因無得搶虜叫願聽撫彼欲不聽但各哨官兵追赶未齊只得用計撫令到於四川東鄉縣地方金寶寺聽撫及引賊差小老人何坤等三名并保靖宣慰彭翰亦引小老人李萬良一名執旗吏何定馬湖土舍安宇并鮮永金

等亦引小老人譚文章楊相馮軫劉宗四名俱來告撫
於本年五月初八日蒙總制會臣給與牌榜責限六月
初八日齊到金寶寺十二日前赴達縣軍門投見若有
變詐違限就不准撫即便會兵勦殺遵奉節次差人催
促前來及各哨湖廣保靖宣慰彭翰茅岡峝長覃良佐
四川領兵署都指揮李蔭酉陽土舍冉震等先後各到
圍隨安宇何定通判第五德緊隨賊後陝西巡撫都御
史藍章亦督發副使來球監督副總兵閻綱領兵在於

延昌關守把都指揮金冕領兵二千圍隨賊營賊到川境竹峪關等處自知罪惡深重賊首不宥意圖隨路延至交秋田野稻熟得以搶食乘隙逃走十日不見前來致違前限纔於十四日方到浪洋寺相離金寳寺相遠又不肯來在彼依山分營駐劄使人到哨會說要將伊等人衆擬與營山縣或臨江市地方一處安插方去聽撫彼時明知賊計變詐只得含糊應答令其來哨會話又不肯来投見勒要旗牌官員質當方令鄢本恕先來

見過回營然後藍廷瑞來見呈文仍稱平司衙門字様俱送軍門看實又在松木埡刼虜姓袁人家將男婦二人割耳及割去腦皮詐已顯露但因圍隨兵衆不能脱走訪得自十一日起餘黨乘夜走散數多恐被賊首脱逃只得設計擒拏閏十五日藍廷瑞又將擄得幼女一口詐係伊女藍么女送與彭世麟為妾意要央伊和縱彭世麟暫且收下設計要請各賊首到哨會親會話何定安宇令藍廷瑞母舅族屬鮮水金等設計引誘出官

有藍廷瑞鄢本恕并大小賊老人總甲王金珠李尚鑾冷玉珍王守忠陳凱李忠相潘秀山謝金舟張萬友趙永清余春李彪馮宣何伯陽馮軫胡總劉俸任文輝宋金邦劉漢陽苟永清曹玘李萬良陳珊劉渭何坤等二十八人俱於十六日齊到本哨遂被伏兵盡皆生擒擺闊閒餘黨聞知散亂奔逃隨發官兵追殺本哨官兵永順宣慰彭明輔下土舍彭世麟等當時生擒賊首藍廷瑞鄢本恕并賊老人王守忠趙永清等及追擒賊黨男

婦共五十三名口斬獲首級耳功三十八顆副奪獲騾馬六十頭匹與賊器等件賊黨因被追緊到於馬板灘河水泛漲約有四五百人投河溺死彼時水急止撈得長鎗二百三十二根見在餘賊除各哨追襲擒斬呈報等因幷左哨領兵都指揮宋英亦報統督保靖領兵宣慰彭翰督兵本日生擒賊首李尚鑾及茅岡峝長覃良佐擒獲賊老人冷王珍何伯陽幷指揮童昶等各漢土官兵擒獲賊老人李忠相胡總即張大等及賊共一十

八名斬獲首級四十三顆奪獲騾馬四十頭匹各呈報
轉呈及據四川守廵兵備等官左叅政曹祥副使張敏
等各呈據酉陽領兵土舍冉震本日生擒賊首王金珠
幷領兵吏何定土舍安宇鎮守太監叅隨千戶温欽冠
帶舍人帛璋各報斬獲賊老人譚文章等首級幷耳功
共三十七顆副擒獲賊黨男婦共四十五名口通判第
五德亦報斬獲耳功四十副擒獲賊黨男婦共二十七
名口又該領兵都指揮吴宏幷據建昌衛所指揮張琥

等各報斬獲耳功一十五副擒獲賊男婦一十九名口
通共奪獲騾馬二十四頭匹又馬尾十尾幷旗印賊衣等
件等因總計各哨官兵擒斬賊級耳功共三百三十九
名口顆副騾馬一百四十二頭匹各開呈到臣及查先
該守巡川東川北二道左叅政曹祥右參議錢朝鳳按
察使公勉仁僉事李恕節呈正德六年三月初三日千
戶張倫劉瑞朱勲百戶許忠本曹張麟所鎮撫喬遷舍
人龔勲昌傑小旗小李昌盛吏劉渭鄧盛章老人鄧剛

追至劍州馬耳山等處敵斬兩耳小功一十六副生擒朱五楊六兒二名本月初六日張倫與吏何士昂軍人呂伏八等追至墳亭子等處敵斬兩耳小功七十二副生擒男婦永安四兒見生楊貴端樊仲良梅子躭兒桂兒大姐么女十名口本月初七日千戸梁輔小旗王安等敵斬兩耳小功二十副何定等生擒婦女馬氏蔡氏侯氏唐氏楊氏王氏六口本月十二日判官孟仁吏夏垣等追至小尖山夏垣生擒賊老人劉么審得王僉事

係伊殺死幷追赶跌崖身死賊一十七人本月十三日
渠縣廵捕老人蕭伯璃追至漏佛頂敵斬首級幷兩耳
小功共一十五顆副生擒妙勤小李兒鄧良安秀李智
陳國用戴廷瑞王長兒八名口本月十五日第五德何
定何士昂夏垣追至牌樓鋪敵斬兩耳小功二十六副
生擒張澄閆氏張氏三名口本月十六日又追至長壽
里敵斬兩耳小功五副生擒男婦何金志何應清黎本
洪下么兒等七名口殺死一名本月十七日各賊欲攻

新寧縣治義官張進倜敵斬首級六顆生擒男婦五名口射傷六賊各賊敗走本月二十四日李蔭冉震追至清溪堡敵斬兩耳小功七十四副生擒賊老人敖清婦女二口追赶過河淹死四十餘人吏鄧盛章家丁鄧盛珠石盤鋪擒獲劉正春霍璃二名本月二十六日省祭官陳定追至土溪井敵斬小功一副本年四月初八日李蔭督同酉陽石硅等兵追至十二渡水敵斬賊首趙老人等兩耳小功四十五副生擒婦女一口東鄉縣訓

導李貴擒獲王太祖蒲嘉生陳氏三名口本月十三日
第五德何士昂追至髙歇子敵鬬一十二陣儸回夷滿
剛衝鋒連箭射死四賊老人二名賊方退敗官兵乘勝
斬獲兩耳小功一十一副生擒王杲張氏唐氏三名口
本月十四日總甲張志端等在於金竹坪等處擒獲王
保兒趙才周伯森李金良四名通判王斐督併鄉勇向
孟春等敵鬬生擒賊首大老人張良總甲傅萬山及被
虜王伏隆李朝甫朱萬聰楊雄吳金方王慶甫何熊彭

春王保兒馮繼洪王氏范氏共一十二名口及據營渠達新東開通巴等縣鄉勇梁政幸鳳等各陸續擒獲任和甫楊貴喻萬林馮李香傅什孫王秀鍾萬山王璽羅遜王成吳憲楊么老徐九兒舒永爵楊時春楊寬彭成孜楊金張萬欽宋孟新顧廷新岳應春陳友禮廖吉李應甫陳氏向貴鄭萬明趙東鑾李兎兒度守定楊丑鑾陳萬龍蔡馮兒張友張朝貴楊渭李俸李永俸李應甫李景太李萬銀汪孝兒馮氏香兒陳氏王子堅陳萬貫

張明嚴佑李坤甫馮伯魁李元相孫伯俸周太陽方自友孫鸞歸氏王氏張氏彭崇厚陶氏李儀張兀兒張公兒六十五名口斬首六顆義官李松擒獲王應一名楊相擒獲李森一名孫伯碧擒獲牟欽彭道成二名陰陽官王世安等擒獲何本政徐奉金李狗狗張氏四名口除射殺身死不曾割功并淹死不筭外通計共擒斬四百四十名口顆副奪獲騾馬六十七頭匹賊衣六十一件腦包一十一箇旗五面鎗刀一十四根把銅鑼一面

神像一尊角帶三條道印一顆銀四十三兩四錢八分布三十疋斬獲馬尾七尾砍死騾馬九十餘頭匹并稱各賊告願聽撫臣又差藍廷瑞母鮮氏母舅鮮永金戶內藍相藍永金姨夫吏何鸞節次入營招撫節回聽撫緣由前來緣前項流賊日久計猾不來迎敵惟務速逃疲我官兵追逐乘隙遂肆劫掠已經總制會臣議行清野之法示令居民近者搬移入城遠者擇立山寨將人口騾馬粮食盡行收保賊來則堅壁拒守賊過則趂時

耕種賊果艱於搶食虜騎逃過陜西彼亦如斯因是勢窮力屈又被官兵追緊意欲再假聽撫延緩至秋田野稻熟豈意官兵湊集圍隨深厚只得跟隨前來探知臣等先已分布湖廣都指揮宋英等一哨於金寶寺正東十餘里螺拐山任劉施州衛指揮童昶等一哨於本寺東南十里方斗柳枝坪都指揮李玉等一哨於本寺正南十里瓦窯壩四川石砫土兵人等於本寺西南八里羅花溪都指揮李蔭等一哨於本寺正西十里崖城坪

都指揮吳宏等一哨於本寺西北十里多羅坪執旗吏何定一哨於本寺正北將十里寶興寺通判第五德一哨於本寺東北十餘里十二灣界刹寺各住劄及行見在軍前湖廣監軍御史何棐參議方璘四川按察使公勉仁參政曹祥副使張敏馮傑弁原取軍前賛畫致仕知府王嘉慶等各去分投督調臨時那近相機撫勦及四川鎮守太監韋興巡按御史俞緇督發兵餉前來協助賊心疑懼遲延違限止到浪洋寺依山分營散住不

肯前來投見致被永順土舍彭世麟并各哨亦各有人
何定安守等又令鮮永金何鸞等在内設計將各賊首
誘出盡數擒獲止有小老人廖麻子一名逃走未知存
亡餘黨剿散除已獲外其餘鑽林散逃者又行嚴督各
哨官兵四散分投追剿及嚴令領兵等官并各處地方
守隘人員遍搜山箐務期盡絶若散走十人以下者俱
要生擒解審二三十人以上執有兵器拒敵者方准首
級耳功以杜妄殺總制又會臣出給告示發去各該州

縣鄉村地方張掛曉諭但有逃散賊黨或三五人或十數人為一夥躲在山林避命者俱許照奉勅諭内除首惡不宥其脅從之人有能自首免罪事理俱赴所在官司自首與免本罪審發回籍復業優卹不許官兵把隘人等阻拏報功如此則散賊可以盡滅地方可以保安靖矣臣等議照藍廷瑞鄢本恕首倡為亂王金珠李冶鑾冷王珍等同惡相濟始稱順天括地掃地三王一十八總旗上偽書僉王天子後改八大老人總管四十八

營小老人藍廷瑞仍稱總兵官收掌萬户府偽印遇有更換老人總甲等項印給批帖追獲見在似此罪惡貫盈神人憤怒是以天奪其魄即今首惡盡擒餘黨勦散軍民胥慶地方已安此蓋仰頼祖宗在天之靈皇上無疆之福聖謨神武施及遐方總制洪鍾籌畫周詳與鎮守等官叶心贊理是以將士用命成此武功臣愚陋無能不勝欣躍慶幸之至除將首惡藍廷瑞等俱發湖川二省三司等官會問取招通行解京及散逃餘黨追捕

盡絶并將見獲功次發與紀功御史等官何棐等紀驗
外縁係捷音事理謹具題知奉聖旨林俊恊謀進勦功
勞可嘉寫勅奬勵差來承差賞紵絲衣服一套新鈔一
千貫免他辦事着吏部照本等資格除授該衙門知道
欽此續該兵部題前事正德六年八月初三日奉聖旨
是洪鍾加太子太保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664歳
加禄米十二石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裏林俊陞本院
右都御史藍章右副都御史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

裏有功陣亡等項官軍人等着上緊查勘并副參紀功巡按守巡等官一併來説生擒首惡藍廷瑞鄢本恕等二十八名不必解京錦衣衛便差的當千户二員馳驛前去齎丈與洪鍾就彼或在途隨處押赴附近省府會同巡撫巡按等官監看都凌遲三日梟首去被害地方示衆欽此

辭免陞賞賊平曲容致仕疏

奏為乞恩辭免陞賞賊平曲容照舊致仕事正德六年

九月二十日據陜西漢中府差舍人楊連齎到兵部咨為捷音事該總制尚書洪鍾會臣題擒獲藍廷瑞鄢本恕等荷蒙聖恩陞臣都察院右都御史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者負山知重集木若驚竊念臣章句腐儒未閑兵旅虛名起廢才短深憂每恨功成之不早而罪至之莫逃孤上知以重貽大方之笑不謂意外濫此寵榮夫官賞所以酬勞臣由前之擒勦廖惠廖胖子等與奪獲印刀則將士之功由今之擒執藍廷瑞鄢本恕等則

主將之謀與藍廷瑞之母及其母舅諸弟入營招誘之致與臣無與況臣前起廣東右布政使後起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俱因疾辭職不赴今起力疾即赴誠以兩川弗靖臣身雖農畝義當竭微分以上報國恩非幸復用規規然圖此過望之典也又兼時務少諳福氣素薄桑榆已暮尤深骸骨之懷烽火尚紅轉切閭閻之念以此羈留未敢求去迹同繫戀心實恥之伏望皇上憫臣至情收回成命容守舊職征勦孌保殘賊麻六兒等江

津殘賊方四等各平日查照宋臣葉夢鼎元臣許衡成化間都御史高明事例許臣順回照舊致仕則始終生全之恩皆陛下聖德如天之賜臣不勝感激願幸之至緣係乞恩辭免陞賞賊平由容照舊致仕事理謹具奏聞奉聖旨軍前陞賞已有成命不允所辭但卿既累陳疾病情詞懇切准回原籍致仕該部知道欽此

大埡捷音疏

題為捷音事竊惟克平西蜀崇文正劉闢之誅載靖東

川張詠收李順之黨王均討而漢州定吳曦執而興州平師貴有名蜀本難治皇上德符七聖化洽八紘在陶治自無亂民奈覆育尚餘驕子正德六年正月江津殺敗賊首曹甫餘黨方四等綦江奔命網漏無多崖井聚羣烏合又盛既又流入思南流入石阡收虜號稱數萬方四偽稱總兵已殺任麻子偽稱御史與小賊首周鳳周統王一千張孫兒孫長官李萬千周黑子王長生廖光周廣趙金統劉漢增藍么楊興張萬頃鄒彥甫等俱

偽稱評事總小旗名色頭戴極厚腦包身穿絮被鎗箭難入又專虜善走騾馬出入如飛刼掠財物燒燬鄉村姦汙婦女攻奪城寨屠戮人民不可勝計皇上命興三省之師六月貴州兵敗之於思南等處擒斬一千有餘播州兵敗之於三跳等處擒斬二千有餘俱具題外各賊隨殺隨虜不日又盛四川鎮守太監帛興巡視令改松潘巡撫都御史高崇熈預知賊必來江津報讎議處帛興駐會城高崇熈駐重慶內外操兵遥振督同三司

等官布政使劉丙洪遠副使王時中署都司事僉事盧翊催調官兵整備粮賞軍器總兵官楊宏專勅保利麻六兒殘賊添設南川綦江江津瀘州各關隘官兵守把添調威茂酉陽石砫馬湖天全各流土官兵征進臣分發調征流土兵快前來恊助本年七月高崇熈改松潘巡撫南川縣申方四等移近南川臣因松潘地方頗寧會同總制尚書洪鍾議留高崇熈暫駐重慶調度兵粮具題訖本年八月初一等日方四等來攻南川所屬墳

頭馬頸雀子岡等關守把官兵敵斬一十九顆擂石打死一百一十五名射傷三十四名生擒四十八名口本月二十四等日方四等攻綦江所屬東鄉永澄漕等處儸回標手等兵敵斬二十一顆殺死師婆一口射傷一十三名俘獲男婦五名口賊衆兇狠殺死百戶柳方義官曹騰弁兵快未查的數官兵走敗賊衝過關進入南川綦江二縣聲言欲取江津重慶瀘州敘州攻打會城聲勢張大遠近驚駭臣在夔州府聞報會同高崇熙常

興各添調各屬漢土兵快及會總制尚書洪鍾添調施州土兵又臨重慶會處畨興仍駐會城高崇熈駐瀘州臣駐江津又因重慶人心驚疑議留巡按監察御史王綸駐重慶加厚賞軍會委副使何珊都指揮鄒慶領兵從合江進副使李鉞知府曹恕領兵從江津進相機夾攻右叅政邵蕡等同知府劉思賢整備一應粮賞本年九月十四等日會撥石砫宣撫馬徽土舍馬龍兵到江津賊從該縣後山鷄鷹石前來攻縣各兵力戰賊勢大

敗追至合山坪攻破四營斬獲首級耳功七十七顆副生擒男婦九名口本月十七日臣趨江津中途探賊十八日再來攻縣催兵黄夜過江當日辰時賊馬步共約八千餘人扛擡梯架執鋤背草分路前來哨馬七十餘騎先到縣後教場壩當發酉陽播州石硅建始等兵分作三支迎敵李鉞曹怨督戰斬獲首級共一百二十七顆副生擒男婦三十名口被搶耳功不全不准功二十八副本月十九日二十一等日李鉞兵追至白沙等處

敵斬首級耳功三十七顆副生擒賊首李萬千并男婦
九十七名口本月二十二日追至高觀山敵斬首級耳
功五百餘顆副生擒男婦二百餘名口土兵乘勝直衝
老營賊望見兵少齊力包圍兵快走敗催兵書吏何士
昂隨同酉陽播州建始㑩㑩等兵策應賊徑追李鉞被
何士昂射傷二賊方行退走各兵首級丟棄生擒走脫
外實驗見存耳功二百三十二副生擒男婦二十四名
口臣入哨犒軍敗卒復聚分定四哨仍令李鉞曹恕督

進千坵塝高峒河對山剳營本月二十九日賊隔河告
願招撫李鉞發牌入營令將方四等各首惡綁縛來獻
餘黨免罪給票寧家賊暗分三支來包我兵前哨石硅
左哨酉陽右哨播州儸囘等兵迎敵殺死穿大紅織金
不知名賊首一名餘黨殺死二百三十餘名賊勢方敗
犵獠直衝過河賊據高擂石各兵退散功級俱不及割
賊又經衝中軍聲言只要殺官吏何定何士昂緊護李
鉞賊不敢近實驗生擒男婦九名口臣因賊兇狠行令

收兵養鋭與同常興高崇熈楊宏差人催調新兵加賞調度又同王綸添委通判李相涪州添集鄉兵增修城垣守把關隘以防來攻涪州武隆之路本年十月初一等日賊移白土壩要攻合江何珊與同續委僉事馬昊分督指揮戚鑾土舍文仲金等儸回摽手等兵敵斬首級一十二顆射死未取首級八十餘名射傷方四任鬍子等二百二十餘人生擒男婦約有八十餘名口賊又添人馬包圍我兵文仲金等奮勇力戰何珊馬昻督兵

策應賊方退走功級丟棄生擒脫走實驗見存首級八顆生擒二十二名續該楊宏分發都指揮王泰帶領茂州等兵前來助陣本月初六等日賊因累敗移劄大小水漕欲奔播州哨知各關守把嚴禁及路道掘斷人馬難行復回猫兒嘴臣復委推官吳文遠統領涪州等兵協把綦江改委馬昊王泰領酉陽播州等兵一支由合山坪進何珊鄒慶領玀回摽手等兵一支由白沙進李鉞催督指揮童昶領施州臘惹火田忠峒忠建散毛等

兵并吏何定民快一支由綦江進又發火牌令生擒賊徒周大富入營招撫本月十三日方四等令李廷茂出官告願聽撫當發火牌令李廷茂周大富快手張守然羅曉入營約限本月十七日方四等頭目二十人親赴軍門投見與伊奏乞饒死充軍脅從給票回籍各賊故違止令張守然羅曉回哨說稱要在一處立衛充軍不肯分散又移李市鎮欲走綦江髙崇熙訪得方四任鬍子周偉等俱仁壽縣人行取各家族屬方廷祖方海等

到官會臣發牌入營招撫約與四日來回姑不進兵方四等惱怒將方海任大鎬任萬眼周永立并鄉導樊清殺死方廷祖放出回報不肯聽撫任意自散本月二十一日李鉞督領童昶何定將兵分為六哨從大埡小埡月埡關口等路並進賊疑鄉兵前來迎敵矢石如雨各兵直衝高梁六面俱合衝破老營斬獲大賊首任鬍子張孫兒各賊大敗追殺二三十里跌路高崖并十丈餘月沱直至筍溪等河三四餘里人馬重疊河道俱滿擒

斬首級耳功生擒方四妻妾已驗過一千八百六十二顆副名口俘獲幼男婦女三千四百一十七名口方四點子馬并各驢馬四千五百四十四頭匹俱收在哨其餘為因天晚功級未及割驗童昶何定戒諭土兵待約三哨刻期夾攻土兵夷性生野恃勝貪功本月二十二日三更時分食不及飽俱各前去何定力阻不從童昶用刀背攔斫不止與賊交鋒敵斬耳功二十三副殺死未取首級二百餘名戰至未時各兵饑餓被賊直衝中

軍殺死千戶田宣冉廷質并土兵二十餘人前獲功級燒燬丢棄生擒方四妻妾并男婦脫走騾馬仍復搶回實驗見存止有耳功二十三副生擒男婦七十九名口及各兵搶騎現在點子馬并騾馬九百餘頭匹兵回百節驛臣又入㵝軍收拾散兵整搠兵器發令入哨探得賊走南川武隆與重慶相近瀘州江津可保無虞臣同高崇熈又回重慶計處調度何珊馬昊督兵經過紅崖箐溪二處差千戶趙廉賈杲收拾丢下在彼功級尚有

三百二十顆副殺死未割功男子九十二軀撈起浮水男婦四百七十六軀死馬一十七匹臣又委千戶曹楫百戶楊杲等親詣殺場及大埡月埡紅崖關口等處查訪地方莫日中等衆稱月沱至筍溪牛渡等洞長三四里寬二十餘丈深十餘丈彼時人馬填滿及各崖箐人馬跌死數層約八九千餘隨同親數除連日大水漂流及燒燬功級并深箐無路可入難數外查驗已割功男子一千五百五十七軀跌崖落水未割功大小男子八

百六十二軀老幼婦女七百五十軀本月二十三等日何珊馬昊兵追至板橋河虎頭山筍溪等處敵斬首級耳功七顆副生擒男婦一百一十三名口本月二十八日賊逃綦江永澄漕本月二十九日何珊馬昊將前兵令夷瀨剛周邦李禄楊渡率領同何定續領施南土兵分哨並進敵斬首級耳功二百六十四顆副一耳小功六副無耳不准功小功二副殺死未取首級一百餘名生擒男婦四百二十六名口本年十一月初一日賊在

東坎關架梁迎敵我兵又勝追至東鄉埴等處敵斬首級耳功四百五十二顆副一耳小功三十一副無耳不准功小功一十六副生擒男婦四十六名口各賊敗走跌落天生孔一百餘名本日并初二日賊勢窮蹙沿途將行走不動老幼砍死約三百餘人又將被擄男婦放回約七百餘人砍死騾馬并竄草男婦不計其數本月初五日何珊馬昊兵追至長灘沙嵌子本月初十日追至搖櫓箐敵斬不知名穿織金叚衣花様腦包賊首一

名并耳功一百三十三副一耳小功四副無耳小功不准功四副生擒男婦七十六名口乘勝追至搖櫓關萬丈懸崖中僅小路賊自擠跌死不計其數騾馬跌死砍死五百餘頭疋牛二百隻丟下被土兵收獲男婦六百餘名口騾馬八百餘頭匹對山叫說曉得手段了望對各老爹告訴容我去真州播州思安各散莫來趕我土兵收獲人口騾馬執要充賞不肯報官及各隘鄉兵陸續敵斬首級一十二顆生擒男婦二百四十三名口審

據各賊執稱曹甫先在刁家壩殺傷未死今又改名陳二投入方四營內及稱賊營殺手南川江津等處被官兵殺死約五六百人大埡被施兵殺死約二千有餘頭目任鬍子張孫兒殺死見埋在彼各賊逃散數多在營男女共約二千餘人男子不及千人殺手不及二百人私議到思南再集有人明年再來等情通查逮失丟棄漂流燒燬及深箐難數功級身屍外數驗不准功項下跌死淹死殺破身死放回被虜老幼男婦并耳功不全

共約四千二百四十五名口軀副殺死跌死騾馬牛隻共計二千七百餘頭匹數驗量准功項下殺死未及取首級并已割功男子及收回丟棄功級共約一千九百六十九身軀顆副見驗實在報功項下功級一千四百五十三顆副生擒并土兵俘獲男婦一千八百二十七名口奪獲騾馬二百三十一頭匹斬馬尾九十二條腦包賊衣氈衫二百九十三箇件鎗三千四百餘根弓刀鈀頭共五十六把銅印三顆叅將等旗五面賊夘簿一

扇批一張紗帽一頂銀簪一根金環一雙銅鑼二面鈴一串牙笏一把前後擒斬跌殺等項約萬餘人除見在功級收候紀功御史汪景芳紀驗賊屍省令地方掩埋報官生擒并土兵執收男婦量與贖回查審事理輕重斬首充軍釋放賊幼男聽候取用被虜無歸幼男婦女配軍招人收養馬匹給賞缺用兵快無依男女并入官殺傷兵快已到給與湯藥一十四名未到及陣亡官兵約有一百餘名查實優卹被賊人户招撫復業量給

賑濟仍催各哨分兵夾攻務獲首惡克平餘黨以靖地方外臣會同鎮守太監韋興巡撫右副都御史高崇熙總兵官署都督僉事楊宏巡按監察御史王綸議照方四任鬍子等遍殄强徒招納亡命恃剋獷之性挾騎射之精臨敵雖百挫而不回殺人至一家而俱盡盜竊名器脇虜稱四萬人蹂踐鄉村焚掠幾數千處大言無忌累撫不從初起思南石阡即欲取雲貴而下辰常再入南川綦江又欲攻重瀘而窺成敘幽明共怒覆載不容

以故天迷其衷我師連捷見今逃散奔命賊勢大衰地方頗寧茲蓋上天純佑列聖神靈陛下聖武布昭廟堂授成將士用命之致中間領兵何珊李鉞馬昊託志忠勤力任討賊何珊督征藍五曹甫方四三大盜備歷險艱勞效冣著陞賞未被李鉞兩危不挫與馬昊曹恕慷慨當前王泰童昶協力督戰童昶又能嚴戢蠻兵稍遵紀律大埡之捷尤樹奇功何定領征保十餘城立幾千功尤為各賊畏憚藍鄢之執亦與有力以功昭忌積勞

成疾及再叅謀又成連捷似宜録用并何士昻周邦夷滿剛李禄楊渡累音當鋒何士昻兩脱李鈛之難功各可録總制洪鍾會調施兵常與高崇熈始終經畫楊宏王綸汪景芳并三司等官協力運謀臣因人成事然崑岡烈焰未免玉石之俱焚漢土雜兵難保閭閻之無擾至於屠戮之慘公私之費非臣之所忍言也無任隕越俟罪之至謹具題知奉聖旨是這地方用兵日久鎮巡等官盡心調度三司等官備歷艱危今次擒斬追殺等項

賊級一萬有餘功勞可嘉賞與歲加禄米十二石林俊已致仕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高崇熈王綸各陞俸一級何珊李鉞馬昊王秦也各寫勑獎勵還各賞銀十兩紵絲一表裏曹恕童昶各銀五兩紵絲一表裏何定并何士昂着鎮巡官分別等第重加賞勞待勘報功至日另行陞賞陣亡官兵都依給與棺歛銀兩欽卹其家其餘有功陣亡人員着紀功御史上緊查勘明白來說

欽此

更賢討賊疏

奏為懇乞天恩更賢討賊哀憐衰疾放回照舊致仕事臣舊患風疾乆乞致仕正德五年二月誤蒙有四川征勦流賊之起臣前疾未痊精神不逮又書生委不知兵受命慚怍顧臣子大義不容辭者故四日出門決策西邁所恨衰年多蹇警報聯絡方藍廷瑞等少靖於夔保而曹濬等又突起於江津及曹濬克平藍廷瑞等又盛藍廷瑞就擒而方四等又盛方四等僅衰而麻六兒等

又橫臣左隄右遏應接不暇近該兵部題准方四一支行都御史高崇熙征勦麻六兒一支行臣會總制洪鍾征勦雖各有分任然臣龍鍾轉甚目昏耳重事過輒忘風疾舊患止左手左足今又連及右足身體潮熱頭眩腰痛痰壅下血惡證屢添朝不保夕竊計臣之出為討賊出也賊未盡平而遽求去臣心豈安臣病委不支技亦僅止此耳自實而付之能猶為可諉若至大壞雖齏粉臣身亦復何救斯臣所晝夜憂惶悔懼不能自已者

也伏望聖明特勑吏部會推風力知兵大臣上請簡命代臣巡撫討平殘賊早靖地方憐臣病勢危廹衰老無能放回照舊致仕使三川之民再安田里臣再遂骸骨之私皆陛下天地大德造化曲成之恩之賜無任感泣悲鳴願幸之至緣係懇乞天恩更賢討賊哀憐衰疾放回照舊致仕事理謹具奏聞

再辭陞賞疏

欽差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高崇

熈謹題為再乞天恩俯從辭免陞賞事准巡撫四川今
致仕右都御史林俊咨正德七年正月十五日准吏部
咨該本職奏為乞恩辭免陞賞曲容照舊致仕等事奉
聖旨軍前陞賞已有成命不允所辭但卿既累陳疾病
情詞懇切准回原籍致仕該部知道欽此移咨到職欽
遵望闕謝恩即日致仕回還訖竊念聖明造化曲成之
恩既遂私圖又優前渥天高地厚覆載難名自幸生逢
神聖之君得蒙仁厚之澤豈勝感慰然私計之先年之

乞歸以有疾歸也近年之再出以撫勦流賊出也今疾愈亟不得已而乞歸皇上俯從所請恩甚盛矣至於流賊一事職勦既欠策撫又欠終深乏戡定之長久抱推誠之愧顧蒙欽進右職然既休致未敢僭論若欽賜白金正疋晚景之乏欽賜大紅織金孖衣及裏製為山間歲時祝延聖壽之服足以榮鄉梓而侈上賜豈不深願然賞所以酬有功也無功受賞義竊未安理在當辭非敢飾讓緣職已致仕難再差人齎奏而原賞金帛封寄

重慶收候見在未敢拜領合行移咨煩為具奏定奪俯容辭免使理得心安等因移咨到臣看得致仕都御史林俊自來四川征勦藍廷瑞等將及二年近又征勦方四等與臣同處將及數月每以賊未即平負陛下除害救民感心為懼語輒流涕每見鄉民刼殺之慘及閬州縣焚掠之報放聲大哭又每言受賞實非素懷況功未成尤切不安今本官臨回又咨前因但謙讓雖其本意而錫予出自朝廷伏乞聖明裁處等因具本奏奉聖旨

林俊所辭銀兩表裏已有旨不允着高崇熈就彼差人齎送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

見素集奏議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見素集奏議卷五六

詳校官中書臣賈　鉄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録監生臣孫承基

謄録監生臣王　諤

見素集奏議卷五

明　林俊　撰

奏議六篇

起輔新政稿

辭免起用第一疏

都察院致仕右都御史臣林俊謹奏為乞恩辭免起用

容令照舊致仕事臣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項綴郡班

伏聽明詔仰見陛下承天應會嗣德纉圖運獨斷於大猷復舊章於新政以與臣民更始雖窮崖絶谷之人咸忻忻然覩太平之盛續又收用羣策㧞起遺老臣亦備數陛工部尚書勑催上道者禮君言不宿於家臣逮事累朝受知明主少堪鞭策豈惜驅馳切念臣氣血益衰百疾交作重以火邪風證舉發無時精神短少跪拜必據地而起語言即隨事而忘涯分自循首丘待盡臣之力不能起也陛下圖任舊人同薦皆鉅儒長德臣才僅

中人學非經濟何以贊末議以裨維新之治臣之才不足起也禮七十則致仕宋范鎮表辭召命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六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臣六十而致仕七十而復來於禮又不宜起也況司空職重位難久虛伏望皇上憐臣情懇容照舊銜致仕別選老成以充任使臣草野餘衷尚願陛下敬德祈天親賢成治戒後甲之蠱以孚巳日之革無任欣躍感幸之至謹具奏聞

奉聖旨卿老成舊德譽望素隆新政之初特兹召用豈

可稱疾懇辭宜照前旨亟來供職以副朕眷注至意慎勿再辭吏部還差官前去催促啓行毋或稽遲該衙門知道

第二疏

奏爲再乞天恩哀憐衰老容免起用事臣蒙聖恩起工部尚書具本辭免容令照舊致仕實封登途循省驚懼方陛下經理堯舜求人如不及之時臣處海隅去京師六千餘里若至再乞動踰半年誤事曠官由臣之咎謹昧死再陳者切念臣逮事累朝晚叨奇遇不惟心欲起

義當起論者亦謂臣不宜固辭也然臣謹身畧攝調之節百疾嘗罹臨事之應變之方一剛獨任故安知止之分以自附易退者流嘗五召而三辭亦再出而亟退今已七十致仕之年矣古者年至而出必完德雅望足以副上心崇論紘議足以裨鴻猷而繫重天下而又神采健强表儀朝著出不徒出也臣老病衰頹舊學荒落百能俱後寸息僅存萬一起不能至值數盡之期至不能效取名虛之議而又進止顛越貽笑班行臣恐盡棄平

生負海内之望以上累陛下拔起之明雖殺身何足滅恥謹瀝血誠再干天聽收回工部尚書成命别選賢能以充任使容臣仍照右都御史職銜致仕無任踊躍感幸之至謹具奏聞十月初六日奉聖旨朕念卿名德舊臣專使召用共圖新政義當亟起近上疏辭免已有旨慰諭仍差官催促宜即就道以副眷懷慎勿固辭吏部知道

第三疏

奏為懇乞天恩哀憐老疾曲容照舊致仕事臣遭際聖
明備數起工部尚書節該欽奉勅朝廷更化之初方將
圖任舊臣輔成新政特兹起用勅至卿可即日馳驛來
京以副朕簡用至意毋或稽遲臣疏辭免節該奉聖旨
卿老臣舊德新政之初特兹召用豈可稱疾懇辭宜照
前旨亟來供職以副朕眷注至意吏部還差官催促毋
或稽遲臣再疏辭免節該奉聖旨朕念卿名德舊臣專
使召用共圖新政義當亟起近上疏辭免已有旨慰諭

仍差官催促宜即就道以副眷懷慎勿固辭欽此吏部
備咨差辦事官連齎到臣欽遵望闕叩頭謝恩訖切念
臣久安閒散重逼衰遲忽魚水以相逢值地天而交泰
雖枯荄老節同發育之深恩而拔茅連茹感彚征之亨
會遂決策上道仰荅皇慈不謂血氣既衰山嵐易入至
建寧而痰嗽大作羸弱殊常對人羞縮恐涉先貞後黷
之嫌靜思壯時江西之節束奚有寢謀四川之討伐奚
有終效今已踰七之年焉有壯猷長策可裨新政者哉

誠恐徒孤倚毗盡負平生使天下後世疑今日老成之召亦有虚名無實之入賈妄索高皆自臣始為世道累非細且臣痰嗽至今未脱隨在就醫動留數日飲食多滞步履艱難聽重視昏形衰骨立伏望聖慈憫臣情懇容回照舊致仕療理前疾臣林野餘年皆陛下之賜無任激切祈憐之至謹具奏聞嘉靖元年四月初三日奉聖旨新政之初羣賢滿朝卿以舊德召用尚未到京朕方延竚以俟豈可稱疾固辭宜照累次勑旨亟來供職

以副眷懷毋再稽遲吏部知道

第四疏

奏爲懇陳老疾容免任寄放回致仕事臣待盡邱樊誤承起落有工部尚書之召所以一辭而再辭者諒非得已而不已也顧蒙獎借臣感激知遇强力登途未數程而痰證大作欬唾失音形貌銷落復疏懇辭又蒙獎借未即俞允尋復改臣刑部尚書陰翳而日月依光老境而風雲際會竭忠盡愚臣之所也不謂老至病來風寒

再作舉止加難且前辭今受頗涉於擇官而左右移
尤難於供事臣今踰七之年精力有不可強者矣凡拜
必人扶而起是可用之班行凡食畢即擁被而眠是可
施之臨政凡大寒大熱杜門謝客是可舉以待天下之
士夫以乞言補過輔新政萬分者耶況今朝多君子何
患不堯舜其君臣在職去職焉有焉無誠還之林野之
間亦足以少裨廉退之俗仕處各有宜者臣實不堪就職
伏望聖明容臣回籍致仕別選賢能以充任使臣無任

感幸頌禱之至謹具奏聞嘉靖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六部皆朝廷重任近日刑部缺尚書廷臣以卿先
年曾任本部司屬合辭共薦乃有改授之命卿承召遠
來足見忠愛至情如何又屢疏辭免宜即日起京入覲
以盡大臣體國之義慎勿固辭吏部知道

議禮疏

奏為輯成論以備議禮事臣樸質無似逮事四朝常思
我明之天下蓋有歷宇宙長存者矣而羣邪皷扇遠邇

遽搖仰天號訴何至若是極也天幸篤生聖神為天地人物綱常之主一兵不試而宗社奠安版宇如故懸命鋒刃之人盡置衽席雖附奸養亂之徒亦得以洗心滌慮同我泰平更始詔書中外傳誦謂太祖之開創陛下之釐革前後並蹈儷德同功焉近者所聞似涉稍異意議禮未定吠聲傳疑好事者遂成其妄人言甚可畏也

臣聞憲宗臨御之初議上尊號近侍有迎合稱慈懿皇太后久病只宜推尊所生傳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旨諭

意大學士李賢彭時不可曰朝廷所以服天下只在正綱常此舉損聖德多矣因議並尊為皇太后頼憲宗委曲勸諭聖慈仁壽聽從及慈懿上仙又有迎合别擇葬地彭時曰梓宫當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夔等奏如前議憲宗御文華後殿召問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上曰朕豈不知依正禮好但於聖母有礙彭時曰皇上孝事兩宫奉梓宫合葬全聖孝為宜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祔葬人心不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

令雖聖母有言不可從也因具本乞申勸聖母以終大事於是百官伏文華殿號哭聲聞於內傳旨諭退皆曰不得命不敢退既而得旨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但聖母未允朕心不安再三舉禮祈請聖慈允諾其如前議施行衆遂稱萬歲皆謂憲宗孝隆兩宮故能曲成此二大事內不失親外不失禮稱純皇帝彭時姚夔皆紀之文集中外相傳以為盛事臣竊觀今日之禮似若未純陛下聖德罔愆從善甚勇容有不純事

耶孔子曰觀過知仁陛下情衷過厚大禮未協過於孝故也夫有不可易之禮亦有不能已之情子女之於父母服三年無貴賤一也子為人後則服移所後之父母所生降期焉女子既嫁則服移所夫之父母所生降期焉不二斬也至於嗣子所得贈封盡隆所後而不及所生豈恝然忘情哉制於禮也其致所生之情無過候問供億之勤與伯叔父母異耳故司馬光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為帝為后皆取譏當

時貽笑後世陛下純德之主何忍襲為之臣等亦何忍
陛下襲為之愛子莫如父母聖母亦何忍致陛下襲為
之且新詔裁革皆深奸巨猾惟欲幸我有可指之隙外
資藉口內恣交合以害正道其非細故也中間必有不
知禮之臣逢迎其間曾不知廷臣之皆謂不可正禮也
一二臣之謂可私情也聖人治情以禮輔臣禮官持論
甚正與往時憲宗之臣無異陛下孝誠純至必能勸成
大禮與往時憲宗之請無異聖母慈愛仁至必能允成

大禮與往時聖慈仁壽之俞無異禮若未舉固無難從禮若既舉亦無難更孝召慈慈成孝孝成禮然後上下粲然有倫而綱常正祖宗安人心悅傳曰過無憚改又曰一慚不忍終身慚之乎夫禮天下後世之公議也禮不自正後人亦自正之我憲宗事二太后盡孝然議尊議祔終不茍順從非大倫失正禮所謂自正者也魯文公躋僖公春秋譏為逆祀而卒正於定公所謂後人正之者也臣衰病淹纏勢當堅乞致仕聖諭責以輔成新

政抱罪負愆於心有缺焉然政莫大於禮禮失則政亦非古聖王之政矣謹輯成論備考禮少効報荅之勤惟陛下擇焉謹具奏聞

一書舜受堯也曰受終文祖文祖堯始祖廟也禹受舜也曰受命神宗神宗堯廟也禮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名雖曰禪而為人後之意隱然其間當時大事皆記之矣獨不見有追尊所生之事大聖人所以為萬世法也

一商十二王周三王皆兄終弟及獨不見有追尊所生之事亦後世法也

一秦襄王夏姬所生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俱尊為太后遂開後世兩后之端劉知謂秦襄之後當書秦亡師丹謂亡秦之事不足法是也

一漢宣帝故太子史皇孫所生及為昭帝後議尊私親有司奏為人後者為之子陛下為昭帝後承祖宗之祀私親宜曰悼考母曰悼后故太子曰戾史良娣曰

戾夫人漢初公議猶凜凜也後復尊悼考為皇考遂

開後世稱皇之端程頤謂失禮亂倫范鎮謂宣帝於

昭帝為孫稱父皇考議者終不以為是謂不當以小

宗合大宗之統可為戒者也

一漢哀帝宣帝之孫定陶共王之子丁姬所生定陶傅

太后所養成帝立為皇太子以既奉大宗後不得顧

私親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奉王祀禮之正也

及哀帝即位定陶傅太后欲求尊號董宏希指引秦

襃王並封所生所養故事追尊定陶王為帝師丹劾宏稱引亡秦詿誤聖朝大不道免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乃曰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共王為定陶共皇定陶傅太后為定陶皇太后丁姬為定陶共皇后綱目譏之謂帝之皇共王者所以皇傅太后皇丁后也然猶詔自居定陶國邸不得相見及又去定陶立廟京師尊傅為帝太太后丁為帝太后四太后府並置綱紀蕩然封號之繆未有如此者

也臣竊論之定陶國也國安有皇又安有帝太太后帝太后哉及去定陶之號豈亦自知不可又從而為之辭然大宗既帝小宗又安有帝其立廟京師漢大宗七廟在爾又安有小宗帝之廟景既為定陶後則王也何以嗣帝定陶故有廟也景又安能祀共皇京師之廟養傅丁后京師者哉動無不悖史稱哀帝初政可紀自七月以後至建平四年二月以前封拜誅斥凡二十八事其十七皆為傅太后漢業卒衰尤可

為戒者也

一漢桓帝河間孝王之孫故蠡吾侯翼之子及立為帝追尊河間孝王為孝穆皇蠡吾侯為孝崇皇母匽氏為愽園貴人後四年又立匽氏為孝崇后漢靈帝淸河孝王曾孫迎立為帝追尊祖為孝元后考為孝仁皇母為愼園貴人後復為孝仁皇后桓靈之世國勢不支悖倫敗禮尤足為戒者也

一魏明帝制後嗣有由諸侯入繼大統不得顧私親詔

曰禮皇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
公義何得復顧私親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
哀帝外藩援立董宏稱引亡秦惑誤朝議既尊共皇
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敘昭穆於前殿並四
位於東宮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
自是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
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事為戒後嗣有由諸
侯入奉大統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導諛建非正之

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為令臣按明帝文帝之子甄夫人所生甄譖死文帝令郭后養為嗣事后甚謹潛心經籍是詔出然後為人後者定可為萬世法者也

一魏元帝武帝之孫燕王宇之子及即位燕王上表賀冬稱臣帝欲尊以不稱臣有司議燕王正位藩服秉虔以先萬國表章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宜曰皇帝

敬問大王其制書國之舊典所以辯章於天下者宜循法曰制詔燕王其宗廟助祭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及吏人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於羣后晉何琦曰父母之尊擬則天地君親之道資敬是同父必臣天位之君而子自尊天性之父夫以元帝所生之父生不稱臣猶且不可況歿可稱帝耶此類是也

一宋英宗濮王允讓之子仁宗立為皇子及即位詔議濮禮司馬光王珪等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

私親濮安懿王雖有顧復之恩然負扆端冕子孫萬萬世相承皆先帝之德濮王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皇伯譙國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皆改封大國太夫人又言宣帝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考天下亦終不以為是光武起布衣征伐而得天下名為中興實則創業自立七廟亦不為過止稱父南頓君為皇考今羣臣孰不知濮王為陛下天性至親其所以必執正議者不欲陛

下失四海之心受萬世之議爾程頤謂所生之父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絶於私恩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濮王為濮國太王嗣襲祭告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於皇伯父濮國太王則自極尊崇之道不獨正今日之事亦可為萬世之法當時范鎮吕大防等皆乞如王珪等議及太后手詔尊濮王為濮安懿皇吕晦謂長君臨御何必假母后令以箝公議之口使人歸怨謗於人主司馬光等極言前代

旁支追尊其父為皇自漢哀帝始今追尊濮安懿王為安懿皇正用哀帝尊定陶共皇之意不法堯舜而法漢之昏主安足為榮遂皆繳詔而罷司馬公已罷不許臣謹按宋諸臣正言極論惟恐其君一陷非禮為天下後世議惜英宗不能從也然今日之禮殆所謂不法堯舜法漢哀者中間希指誤事必有董宏其人臣恐後之議今亦猶今之議古且人君不與臣下爭智捨衆人所非而信一二人所是重有窺我淺深

以破壞大政所當防也

一宋理宗沂靖惠王之子寧宗以為太子及即位追封所生父希瓐為榮王生母金氏為國夫人以弟與芮襲封奉祀理宗中才之主然始終崇尚儒術廟號曰理此亦理之一事可為法者也

嘉靖元年四月二十三日通政使司掌司事工部尚書俞琳等於奉天門奏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請親大臣疏

奏為竭愚悃以輸忠愛事臣俗韻寡諧世闗長謝近起舊臣以輔新政臣備在數中亦自知其不可累辭未遂强力登途欲及餘年以効涓埃不謂至建寧而痰嗽大作至臨清而風寒又作羸弱轉加又有刑部尚書之轉身不能以造朝臣報答無日矣昔者富弼家居言朝廷利病張栻疾革遺表勸親君子遠小人史鰌生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歿以尸諫臣義不容自默者竊聞虞夏君臣更相告戒商周而下亦資輔弼故有臣隣之喻

股肱耳目之喻舟楫魚水之喻上下交修而趨向正心
術純法令公人心悅天命固歷年有永有由然矣我太
祖未旦臨朝晡時而後還宫處宋濂劉基章溢等禮賢
之館胡翰許元等會食省中賜坐從容咨詢治道講論
經史宋濂性不能飲强之而醉自製楚詞命侍臣賦醉
學士歌以賜曰使後世知朕君臣同樂如此當時外臣
亦時引見論政事問民所疾苦太宗每奏事畢令楊士
奇楊榮金幼孜等承顧問商機密漏下十五刻而退仁

宗賜士奇等幷蹇義夏原吉緜徵糾繆等圖書令協心
替輔盡誠相與言有未從具本用圖書密進念蘇杭民
力艱難供用服色減半織造宣宗每召儒臣燕見從容
咨訪曰有君亦貴有臣使堯舜無禹臯能獨治乎又喜
唐太宗善受諫曰君人當以太宗為法英宗親決章奏
厭左右干預密語李賢執阻賢曰在獨斷又常與賢幷
彭時等講論時事賜言官所食果至親納之袖中勳戚
乞恩澤堅執不與家人私蓋店房命寘之法毀其房賢

曰眞可謂王者無私憲宗初年時與李賢彭時等議政議禮故能茂弘至道恢廓皇猷中間雖有偶惑貴近之悔瑕不掩瑜然哉我孝宗誅斥邪佞振舉舊章復午朝定日講開經筵時召劉健李東陽謝遷劉大夏戴珊等討論理道革傳奉裁冗食弘治之政虞夏為盛商周今主無及矣自古人君未有不由親君子而治狎小人而亂者也正德之間羣邪鼓扇干紀亂常蔑我朝綱壞我治體沮喪我士氣枯竭我民財人心已離天命幾去幸

聖神入承大統釐革一詔夷夏騰懽收已離之人心回幾去之天命然而數月之間天人之意似若稍異意者格天感人之道未至則心之收者未必不離命之回者未必不去世容有安於亂者未值亂而願於治者顧以值亂傳曰為君難陛下勿謂善始之易尤當計善終之難也其道親君子遠小人是矣今正人滿朝陛下傾心延接加意採納則邪念消躁心息驕氣平出政公布令信慮患遠為學勤所存所行皆大中至正之道夫君子

道之所寄也大親則大効小親則小効不親則不効而
小人乘間蠹國殃人前監固不遠也似聞近時經筵少
開諸臣延接頗少至大臣亦少宣召孫交之潛邸熟聞
彭澤之朝著俱屬與科道所論馬房馬數錢粮上林苑
監内臣冒濫俱未查處陛下所慰意所托腹心以共成
嘉靖之化者何人偶亦未之思爾且太倉之儲盡無名
之冗食小民之蓄盡無名之誅求而劉瑾錢寧江彬張銳
張雄等富倍於國華堂珍館之盛以間計者數千百間

神宫佛院之費以銀計者數十萬兩新詔之革所謂壞極不得不革者也然革亦多矣文武小大之臣獨不聞有壞我之革而壞革者多貴近之臣或利入官之財産或開預事之蹊徑不知一革變則諸革盡變未宜以一人之私壞天下之公也且神佛之所又有隨折隨修此等既不能免蓋者之禍又何能造修者之福梁武事佛何救臺城道君設醮何免漠北邪說誣民聖賢所闢而諸革之壞又未宜自我始也臣又惟移易風俗道化先

之君倡之而臣和之漢文帝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示樸質為天下先毛玠在吏部清儉率人士羸衣糲食庶節自勵吏潔於上而俗化於下方今習俗之侈不獨貴近為然自朝廷以及縉紳民庶亦頗尚之奢侈成風公私俱竭革莫先於此者還樸儉之風使府庫有積海内殷富朝廷天下之觀陛下身先率之以立化本縉紳民庶之觀士夫人先奉之以弘化基則下觀而化約質成習渾樸之風不斵侈靡之俗盡革所謂朝廷

正百官正萬民正而天下治革之大也臣徒積効愚之素竟孤見聖之懐罪與愧以交并膽與淚而俱落無任忠愛願治之至謹具奏聞嘉靖元年四月二十八日通政使司掌司事工部尚書俞琳等於奉天門奏奉聖旨覽奏具見卿忠愛至意該衙門知道

見素集奏議卷五